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心雕龙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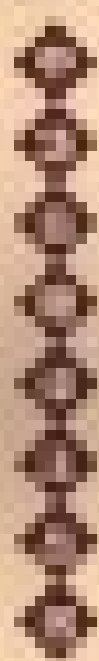
中华古籍译注丛书

王运熙 周 锋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心雕龙译注



王运熙 周振甫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心雕龙译注

中华古籍译注丛书

王运熙 周 锋 撰



中华古籍译注丛书

文心雕龙译注

[南朝梁] 刘勰 著

王运熙 周 锋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插页 5 印张 15.125 字数 376,000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5325-2331-4

I·1182 定价: 18.70 元

前 言

《文心雕龙》是中国中古时期一部伟大的理论批评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文章学、修辞学的发展历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书著者刘勰(约 465—约 521)，字彦和。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其祖先避难南奔，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京口接近南朝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系当时一个重要城市，文化也比较发达。刘勰祖、父两代仕宦均不通显。祖父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履历不详。父刘尚，做过越骑校尉小官。刘勰早年失父，家贫不娶妻，但奋发好学。从《文心雕龙》全书涉及的内容看，他对于经、史、子、集四部的许多典籍，都相当熟悉。刘勰约二十岁时，到定林寺(在今南京紫金山)依附著名僧人僧祐，相处十余年，博通佛教典籍，并帮助僧祐整理大量佛经，予以校定叙录。在这段时间内，他对文史典籍继续研习，并在三十多岁时写成《文心雕龙》。

梁武帝天监初年，刘勰开始步入仕途。初为奉朝请，其后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太末(今浙江衢县)令、南康王萧绩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等职，官位都不高。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为昭明太子萧统所爱重。萧统编纂的《文选》一书，内容多与《文心雕龙》相通，当是受到刘勰文学观的影响。后来梁武帝命刘勰与僧人慧震于定林寺编定佛经。完成后，刘勰对仕途不再抱有希望，遂出家为僧，改名慧地。其后不久便去世了。刘勰的生卒

年，史无明文记载。范文澜《文心雕龙注》考证推论，约生于公元四六五年，卒于公元五二〇、五二一年间，比较可信。关于其卒年，学术界还有不同看法。《文心雕龙》一书，据清代刘毓崧《书文心雕龙后》一文考证，当在南齐和帝时(501)写成，也较可信。

除《文心雕龙》外，刘勰的著作，今尚存《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两文，都是宣扬佛教的。刘勰一生兼长儒学和佛学，他的思想也是兼综儒佛，只是由于著作的性质与内容不同，分别表现出不同的思想倾向。《文心雕龙》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写作的。《序志》篇说他写作此书，是企图“树德建言”，“名逾金石之坚”，这是儒家“三不朽”传统思想的表现。他自称是孔子信徒，原拟注释儒经，但因过去马融、郑玄等大儒这方面的工作已做得很深入，后起者难以成家，故转而评论文章。他认为文章渊源于儒家经典，对政治发生重大作用，文章应积极为政治、军事服务，这些都是儒家文艺思想的重要方面。《文心雕龙》前三篇，充分论述了作文必须宗法“五经”，以儒家圣人之道为准绳的道理。其宗经思想，还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文学应当积极入世，服务于政治，因此不可能用佛家思想来指导。综观《文心雕龙》全书的思想实质，绝少佛家的影响，仅在个别场合，使用了佛书中的术语(如《论说》篇中偶用“般若”一词)。至于全书体系完整、论证精密，则当是受到佛典的启发。

魏晋南朝，道家老庄之学流行，且与儒学结合，形成玄学。《周易》、《老子》、《庄子》是玄学的三部经典，号称“三玄”。这时经学也受玄学影响，士人诵习《周易》，即采用玄学大师王弼的注本。刘勰思想也接受不少老庄和玄学的成分，在《文心雕龙》中多有表现。《文心》全书称引《周易》、《老子》、《庄子》三书的言论颇多。他论文强调“自然”与“自然之道”，强调语言应简约精要，都显出老庄与玄学的影响。他虽然不满玄言诗，但赞美夏侯玄、王弼、何晏的某

些论文“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论说》），赞美王弼的《周易注》“要约明畅”，说明他对玄学的内容与表现形式，还是肯定颇多的。当然，《文心》全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显然是儒家思想，老庄与玄学处于从属地位。

东晋南北朝时代，儒、道、佛三家之学同时流行。当时上起帝王，下至一般士人，往往同时接受两家以至三家之学。在政治活动领域，儒家仍占统治地位；而在其他领域，则释道两家的影响颇广泛，情况比较复杂。在一般情况下，三家之学可以互相容忍，并行不悖。刘勰一方面是企图积极用世的孔子信徒，同时又是卓有建树的佛典整理大家；一方面撰写以儒学为指导的《文心雕龙》，同时又写作了《灭惑论》等文章弘扬佛理。这种表面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如果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观察，就容易获得理解。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一书，分为内外二篇，内篇阐述道家、道教之学，外篇阐述儒学，全书判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著作可以兼容两家之说，何况一个人的不同著作呢？

下面简述《文心雕龙》的性质、主要内容和价值。

刘勰写作此书，原意是谈作文之原则和方法。《序志》篇指出，“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也就是讲如何用心写文章。《序志》又解释“雕龙”两字的含义说：“古来文章，以雕缚成体，岂取驺奭之群言雕龙也？”原来在战国时代，邹衍善于谈天说地，后来驺奭又发挥其学说，当时有“谈天衍、雕龙奭”之称。雕龙是指言辞修饰得很细致，有如“雕镂龙文”（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注）。“岂取驺奭”句与《文心·杂文》“岂慕朱仲四寸之珪乎”句一样，都是用反诘语气表示肯定，句末“也”字作疑问助词用。刘勰这里意思是说：自古以来的文章注意写得美丽细致，他这部书细致地讨论作文之道，故采取过去“雕龙奭”的说法，名叫《文心雕龙》。如用现代汉语，大致可以译成《文章作法精义》。

《文心》全书共五十篇，除末篇《序志》为自序外，大致说来可分四个部分，以下分别略作说明。

自《原道》至《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序志》称为“文之枢纽”，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这五篇中，《原道》、《征圣》、《宗经》是一组，《正纬》、《辨骚》是另一组。《原道》等三篇关系密切，道、圣、经三位一体。刘勰旨在说明圣人之文（指《易》、《书》、《诗》、《礼》、《春秋》等“五经”）表现了至高无上的道，是文章的典范，所以作文必须取法“五经”。刘勰认为“五经”文风最为雅正，作文宗法“五经”，就有可能达到“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等六项标准，思想艺术都完美。《正纬》、《辨骚》两篇，指出纬书、楚辞两类作品，某些奇诡内容背离了“五经”的轨道，但辞采富丽（特别是楚辞），写作时也应当吸取。《辨骚》最后指出，作文应当“倚雅颂，驭楚篇”，即以《诗经》为根本，吸取楚辞的奇辞异采，“酌奇而不失其贞（正），玩华而不坠其实”，即做到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可以说是对《原道》以下五篇的小结，提出了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汉魏以来，人们习惯上把诗赋认作文学作品中的主要样式，所以刘勰用倚靠《诗经》、驾驭楚辞来提出指导写作的总原则。扩大一点说，这个总原则应是：倚靠“五经”的雅正文风，吸取纬书、楚辞的奇辞异采。

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别论述诗歌、辞赋、论说、书信等三十多种体裁的作品。每篇有四项内容，所谓“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就是叙述源流，解释名称性质，评述代表作家作品，指陈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其中“敷理以举统”一项，常在篇末，分量不大，但从指导写作角度指明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是各篇结穴所在，地位最重要。刘勰把这部分称为“纲领之要”、“大要”、“大体”等等，认为写作文章时应该首先抓住。《明诗》篇说：“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指出篇中详细介绍历代诗歌发展

与作家作品,就是为了阐明这个“纲领之要”,也就是说,“原始表末”、“选文定篇”两项内容,最终是为“敷理举统”服务的。由于时代的变化,刘勰所论述的各体文章,我们今天大多数不再写了,少数(如诗歌、论说文)即使写,规格要求也很不相同,所以“敷理举统”这部分内容今天看来意义不大,但在当时则是很重要的。

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为第三部分,泛论写作方法。第二部分分论各体文章,指明写作时应注意各体文章的体制特色和规格要求,第三部分打通各体文章,泛论写作方法,两个部分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目的都是阐明写作之道。现代《文心雕龙》研究者常把第二部分称为文体论,第三部分称为创作论,这种提法不大确切,因为全书中心是指导创作,单把第三部分叫做创作论是不妥贴的。第三部分的内容很丰富,论述面颇广,但着重论述的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论通篇的体制风格,《体性》、《风骨》、《通变》、《定势》等篇属之;二是论用字造句和修辞方法,自《声律》至《指瑕》九篇属之。此外,还论述了构思、结构安排等问题。

自《时序》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在本书属于杂论性质。其中《时序》、《物色》两篇论文学同时代、自然景物的关系,《才略》、《程器》两篇评论历代作家的才能与品德,《知音》论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这五篇除《物色》直接谈到写作方法外,其余四篇均未谈到。在前面三部分分别研讨了写作总原则、写作各体文章的规格要求、写作方法泛论外,刘勰感到还有一些问题虽然不是直接谈写作,但从创作修养看也颇重要,因而写下了这些篇章。

上面曾说,倚靠“五经”的雅正文风,吸取楚辞等的奇辞异采,是刘勰提出的指导创作的总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是要求文章写得美丽,但不要艳丽过度,用刘勰的话说,是要写得雅丽,不要淫丽。魏晋以来,骈体文学日益发达,产生了骈赋、骈文,诗歌也多用骈偶句,崇尚辞藻、对偶、声调等语言之美。刘勰认为这种文风继

承了楚辞、汉赋的艳丽文风，走向极端，所谓“楚艳汉侈，流弊不还”（《宗经》）。刘勰是拥护骈体文学的，从《文心雕龙》书中《声律》、《丽辞》、《事类》等篇看，他对骈文所讲究的声律、对偶、用典等语言美都加以肯定。《文心雕龙》全书也用精致的骈文写成。但是，他认为魏晋以来的骈体文学（诗歌、辞赋、骈文等）存在着很大缺点，文辞过于浮靡华艳，同时内容不真实，缺乏美刺讽谕的良好作用。这是发展了楚辞、汉赋（特别是汉赋）的弊病而形成的。为了扭转这种文风，他大力提倡宗经，企图通过学习“五经”比较朴实的风格，使当时过于浮靡的文风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达到“倚雅颂，馔楚篇”，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这一思想贯穿于《文心雕龙》全书。《通变》篇指出，楚汉文风“侈而艳”，魏晋文风“浅而绮”，刘宋初年文风“讹而新”，总的趋势是片面追求绮艳新奇，务华少实。他接着认为要矫正这种弊病必须取法“五经”：“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櫟括乎雅俗之际。”他所谓质、雅，指学习经书朴实雅正的文风；所谓文、俗，指当时为大多数文人所追求、时俗所爱好的片面重视文采的文风。他要求两者互相调剂，做到质文并重，也就是奇正相参，华实并重。

说到这里，读者或许会奇怪，《文心雕龙》中心既是谈写作，它是一部文章学、文章作法一类的书，怎会又是文学理论批评巨著呢？原来，刘勰写此书时，视野开阔，不是就写作谈写作，而是系统广泛地评述了历代的作家作品，分析其成败得失，总结其经验；同时，书中谈写作，涉及到不少重要的文学理论问题，往往展开论述，在总结过去文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内容不但见解精辟，并且比重也相当大，这就使此书成为古代文论中的巨著。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和价值，现代一般论著介绍较详，这里无须多作论证。下面略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例如《辨骚》篇，其主旨如上文所述，在指明作文应当“倚雅颂，馔楚篇”，但篇中对楚辞的思想艺

术成就,《离骚》、《九歌》等篇的不同风格特色,楚辞的重要历史地位与影响,作了具体深入的评述,比汉代的楚辞评论有所发展,因此在文学批评史上就很有价值。又如《明诗》篇,主旨虽在末段“敷理以举统”部分,但前面评述历代诗歌,特别对汉、魏、晋、宋几个阶段的不同诗风,作出了中肯精辟的分析,无异是一篇出色的诗歌小史。又如《体性》篇讨论作者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主旨在强调作者应当注意学习雅正的作品以培养自己良好的文风,但篇中把文章风格分为八体,介绍其不同特色,并指出它们为作者先天气和后天学习两种因素所决定,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比曹丕《典论·论文》有较大发展,在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又如《情采》篇,他总结了长期来的两种创作倾向:一是为情造文,以《诗经》为代表;一是为文造情,以后代辞赋为代表。它在讨论作家情思与作品的关系、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方面,也提出了可贵的见解。此外,在作品的思想艺术标准、继承与革新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批评的态度和方法等重要理论问题上,他都提出了有价值的看法,《文心雕龙》研究者已多有论列,这里不再一一介绍了。

总之,《文心雕龙》原来宗旨是指导写作,是一部文章作法,但由于它广泛评论了作家作品,系统研讨了不少文学理论问题,总结其经验以指导写作,因此具有很强的理论性,成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空前巨著。

我们这次注译《文心雕龙》全书,原文以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为底本,并参考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詹锳《文心雕龙义证》等各家校语,对错讹、夺衍的字和部分有异文的字作了校改,为节省篇幅,不出校记。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文心雕龙》各篇的内容和意义,在每篇之前都有一段题解,题解力求简明扼要,不作深入阐释和发挥。原文分段注释和翻译,以免读者来回翻检之劳。注释力求简洁,引用古籍一般直接用原

文,并注明出处,如所引原文过长,又难以删节,或文字较难懂,适当采用串讲的方式,或稍加解释,有时则在难懂的字词后面加括号注解,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繁琐,使读者更快更方便地理解《文心雕龙》原著本身。对于某些难字、僻字,注释中也都作了注音。注释之后是译文,译文以直译为主,个别地方采用意译。全书用简体字,仅个别地方保留繁体字。

有关《文心雕龙》的研究专著、译注和论文数量不少,成果颇丰,我们的注译工作是在许多学者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注译过程中,我们参考和采用了不少专著、译注和论文的有关内容,由于篇幅的关系,未能一一注明,特此说明,并深表谢意。

书中题解部分由王运熙执笔,注译部分由周锋执笔。不当和谬误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正。

王运熙

1997.4.

目 录

前 言	1
原道第一	1
征圣第二	9
宗经第三	16
正纬第四	24
辨骚第五	31
明诗第六	40
乐府第七	49
诠赋第八	58
颂赞第九	66
祝盟第十	75
铭箴第十一	84
诔碑第十二	92
哀吊第十三	100
杂文第十四	108
谐谑第十五	117
史传第十六	127
诸子第十七	145
论说第十八	156

诏策第十九	169
檄移第二十	180
封禅第二十一	189
章表第二十二	198
奏启第二十三	207
议对第二十四	217
书记第二十五	228
神思第二十六	244
体性第二十七	252
风骨第二十八	259
通变第二十九	267
定势第三十	275
情采第三十一	283
铨裁第三十二	291
声律第三十三	298
章句第三十四	306
丽辞第三十五	314
比兴第三十六	322
夸饰第三十七	330
事类第三十八	337
练字第三十九	347
隐秀第四十	358
指瑕第四十一	363
养气第四十二	372
附会第四十三	379
总术第四十四	386
时序第四十五	394

物色第四十六	414
才略第四十七	422
知音第四十八	438
程器第四十九	448
序志第五十	458
 主要参考书目	 469

原 道 第 一

【题解】

本篇探讨文的本原，指出文本于道，文是至高无上的道的体现。刘勰认为，文普遍存在于天地间和人类社会。天色玄，地色黄，天上日月垂光，地上山川焕采，都是文。人为万物之灵，发为语言文章，也有文采。以至龙凤虎豹草木等动植物均有文。文表现为形态色泽之美，也表现为音响声韵之美。它们都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是道的体现。古代帝王和圣人制作的“六经”是人文的典范。古代帝王、圣人，秉承道心，取法天文地文，逐步制成“六经”。“六经”不但具有形态和声韵的语言文字之美，而且在政治教化方面发挥巨大作用。这也是道的体现。刘勰指出，道通过圣人表现为“六经”之文，圣人依据“六经”之文来阐明道。在这里，刘勰把自然之道和圣人之道（儒家的一套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混合起来了。刘勰论文章创作，强调应以圣人的经书为依归；本篇阐述圣人之道即由自然之道演绎而成，这就把他的文学理论提到哲学的本体论高度。

本篇中天地间的各种文都本于道的看法，接受了《老子》的影响。《老子》有道为“万物之母”（第一章）等话。本篇认为，古代帝王取法天地之象制作经书，则本于《易传·系辞》。《老子》所讲的道，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系辞》所讲的天，则是有意志的，故本书《正纬》篇有“原夫图策之见，乃昊天休命”的话。这里刘勰把道家

自然之道和儒家上天意志混合在一起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糅合儒、道两家之说的玄学流行，它宗奉《老子》、《庄子》、《周易》三书为经典。玄学中有一个重要论题，名教与自然合一，即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一套政治制度、伦理道德规范和道家所鼓吹的自然之道相一致。生活在齐梁时代的刘勰，接受玄学影响；本篇中圣人之道源出自然之道的言论，就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

本篇所谓文，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指天地间万物所表现的形态色泽和声韵之美；狭义的指人们用文字写作的文章（包括具有文学性的作品和实用文章）。据古籍记载，我国上古时代的一些杰出帝王，往往是具有非凡智慧、能力的领袖和发明家，被称为圣王。

文之为德也大矣^①，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②，方圆体分^③，日月叠璧^④，以垂丽天之象^⑤；山川焕绮^⑥，以铺理地之形^⑦：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⑧，俯察含章^⑨，高卑定位^⑩，故两仪既生矣^⑪；惟人参之^⑫，性灵所钟^⑬，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⑭。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旁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⑮，虎豹以炳蔚凝姿^⑯；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⑰，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⑱，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铎^⑲。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⑳；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注释】

①文：《文心雕龙》全书单独用“文”字时含义有多种：有时指文学、文章或词藻、文采；有时指文化、文明、学术；有时指一切事物的形状、颜色、花纹、